

邵阳文史

第 33 辑

邵阳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

2004

湘阜先生肉下以淮握別伏惟

道履綏和著述日富雲天在望精神馳

富無聊海腰造擊不勝勝余之憂託空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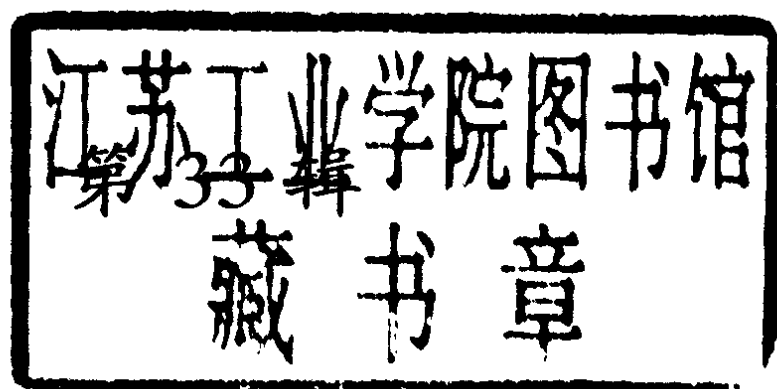
微往事遂成

聖祖紀十四卷海國圖志十五卷定刊成一種呈傳

海王候侯秋如傳刊再寄少聞在 裕制軍公祖

1811
中書省一書中書省一書中書省一書中書省一書

邵阳文史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
文史学习委员会编

主 编 刘维瑶
责任编辑 刘 瓚

邵阳文史
第 33 辑

*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
文史学习委员会编
(邵阳市城北路 205 号 邮编 422000)

*

邵阳市宝城彩色印刷厂印刷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6 万字
印数 1—1500 册

湘邵新出准字(2004)第 38 号

目 录

· 人物春秋 ·

毛泽东与他的邵阳籍老师孙良工	胡光曙(1)
白崇禧与邵阳穆斯林	苏 瑤(13)
严怪愚先生轶事	井 丰(23)
壮志凌云 不亚须眉	李 夫(28)
从魔窟中苦斗脱险	蒋柏清(32)
革命征途	王喜忠(38)
叶永列在邵阳的日子	陆杨桂(60)

· 往事钩沉 ·

苏家冲清真寺重修记·····	苏 瑛(122)
修复八路军驻湘通讯处·····	吕汉林(124)
一件鲜为人知的事·····	李正斌(132)
简忆“拓荒学术社”·····	胡友莲(135)
渡头桥区镇压反革命运动·····	胡芝芳(138)
马蹄村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·····	吕汉林(143)
忆粮食统购统销·····	胡芝芳(158)
我经历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·····	郑治凡(164)
武冈的“整风整社”运动·····	杨章健(169)
忆七千人盛会·····	郑昌明(180)
大跃进时期的环卫工作·····	吕汉林(186)
亲历农村“左”的生活·····	陈建湘(192)

· 经济建设 ·

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外·····	于振奇(10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文明的使者 时代的先声·····	王恭安(269)
邵阳市第一丘校园试验田·····	胡 峙(273)
我参与创办民办中学·····	海 泽(276)

· 古今交通 ·

邵阳古代之道路管理·····	杨来凤(280)
境内省级公路变迁记·····	杨来凤(282)

· 日寇暴行 ·

少年英雄强仔仔·····	雷安民(289)
侵华日军在邵阳的暴行·····	雷安民(291)

· 军旅生涯 ·

炮击金门战斗的回忆·····	张国治(294)
往事情悠悠·····	蒋柏清(302)
我的军旅生活十六年·····	谢振赫(311)

·胡光曙·

毛泽东与他的邵阳籍老师孙俚工

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知识渊博、学贯古今,因为他是一个最会学习、极肯求师的人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”,这是毛泽东自幼信奉的名言。毛泽东尊师的故事,一直传为美谈。

其实,毛泽东尊重的老师,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毛宇居先生、杨怀中先生、徐特立先生等几位外,尚有多人,仅在隆回县(旧属宝庆府邵阳县)就有袁吉六和孙俚工两位先生。不过,他们当年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和亲密关系,以及种种遗闻轶事,至今还鲜为人知。

语言学家、文学家和翻译家。

孙先生幼年丧母，家道清贫，发蒙读书后却表现出非凡的颖悟，令教师刮目相看。17岁时，他由一位本家资助去长沙求学。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国文部。在那里，他是马彞初、钱玄同先生最得意的门生。当时，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文学社团，创办刊物，发表诗文，并开始用“俚工”这个笔名。

高师毕业后，孙俚工回到长沙。因为他在大学就是有名的高材生，第一师范聘他去任教。他教的课程是“语言学”、“文字学”、“中国文学概论”、“古文选读”等。孙先生的教课旁征博引，妙趣横生，果真名不虚传，第一堂课就紧紧吸引了全班学生，一下子就传遍了学校内外，凡是孙先生上课，前来旁听的就日见其多，走廊上都坐满了人。

一日下课，孙先生刚刚走下讲台，挤上来一位高个青年，向他点头施礼，极有礼貌地说：“老师请了！”

孙先生举目一看，这位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青年浓眉大眼，举止潇洒，眉宇间透出一股英俊气息，他连忙答礼。

旁边一位学生插言介绍道：“孙老师，这位便是我们的校友，现在附小任教的毛润之先生。”

“哦，哦，原来是润之兄！”孙俚工来一师后就听说过这个人，了，“久仰！久仰！前天还看过你执笔手书的‘文告’呢，那字写得真好！”

“孙先生，您过奖了。”毛泽东笑笑说，“您的课讲得真好，相识恨晚呀！从今天起，您讲课我都要来听的，不知可肯收下我这个学生？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孙先生也笑了。

自此，毛泽东果然天天来听孙俚工的课。孙先生渊博的知识、进步的思想都使他深深叹服，他工工整整做了许多听课笔记。如对有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，他便在下课后找孙先生辩论。而孙俚工组织文学社团、创办《平民教育》、参加“五四”运动、散

发传单、攻打赵家楼等等亲身经历,更使毛泽东听得入神,两人交往日见其多了。

二

一日,毛泽东忽然一手举着刚刚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,一手撩起长衣,大步流星走到孙徕工寓所,翻开这书的一页,问道:“孙先生,这篇署名孙徕工的小说,是您写的么?”孙徕工一看,那正是他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的一个短篇小说《看禾》。

“正是拙作,正要请润之指教呢。”孙徕工说着取出一封信来说,“你看,沈先生已为此事写了信来,又在约我写下一篇小说了。”

毛泽东一看那十行纸信笺上书写的端秀遒劲的字迹,说是《看禾》发表以后,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。那信尾的署名是“沈雁冰”三字。孙徕工的小说鞭笞了当时的统治阶级,对劳动者充满了同情,思想是进步的,而且得到了文坛巨匠的赞美!毛泽东的心里,不禁对这位年轻的老师有了进一步的崇敬。

“孙先生!我今日找你还有事呢。”毛泽东说,“一是向你借书,二是向你请教书法艺术来的。”

“润之不必客气,请吧!”孙徕工说着把毛泽东引到了单间书

毛泽东看了频频点头，因而又高兴地问：“原来孙先生习的也是行书？”

“是呀！”孙徕工反问道：“我看了你写的也是行书？”

“正是。我觉得行书连笔带草，容易入门，就习行书了。我还想习草书呢。”

“你这看法可不一定对，润之。”孙徕工纠正说，“其实，行书比楷书、隶书都难。你想想，变化那么多，写起来却不能停顿，是在行笔中完成那么多笔锋的变化的，不容易呀！”

毛泽东听了微微一怔，又问：“这行书的格局可有不同？”

“当然有呀。”只见孙先生指着自己的一幅行书说，“兼真者谓之‘真行’，‘真行’近于真而纵于真，如拙笔便是；你那字，润之！依我看，却是‘草行’，带草之谓也。‘草行’要写得近于草而敛于草，才为上乘。”

毛泽东听得瞪大了眼睛，他感到这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老师，这方面的知识可比自己多得多了。孙徕工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不论真行、草行，都要做到行笔而不停，着纸而不刻，轻转重按，如水流云行，无少间断，方能永存乎生意！”

毛泽东频频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了。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，但不知可有章法可循？”

“有呀！孙徕工说着在案上铺开一张笺纸，又从笔架上取出一管狼毫，“润之，你过来看呀！”

毛泽东凑过身子，只见孙先生坐端正了，飞快地写道：

疏密 大小 长短 粗细 浓淡 干湿 远近

虚实 顾盼 错落 肥瘦 首尾 俯仰 起伏

孙徕工写到这里，插好了笔，说：“这就是了，二十八个字呀！”说着把这页笺纸递了过来。

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这“二十八字诀”接到手中，又端端正正地折叠起来，揣入衣袋之中，然后起身告辞说：

“与师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孙先生，感谢您了！”

“快别客气,今后我们兄弟相称吧。润之,你还大我一个月呢。”孙徕工起身相送时,又亲切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,“依我看,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,功力不足咧!润之,还是要从练好楷书开始。楷书是基础,基础打不牢,怎能写好行书呢。打个比方:楷如站,行如走,草如跑。你站不稳,怎么能走和跑呢。”

毛泽东果然听从了孙徕工先生的劝告,临起楷书字帖来。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,都是一笔不苟的楷体;读书所作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,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。孙徕工看在眼里,心中暗暗高兴。毛泽东前来和他研究书法的次数更多了,二人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当然是谈得最多的话题。

三

一个星期日,孙徕工早早来约毛泽东。二人散步到一个僻静处所,孙说:“润之!我有句话要劝你呢。想了好久,不知该不该说?”

“孙先生是我的老师,有话快请说吧!”

“润之!你那革命的理想,自然是好;但是,它目前还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是不够实际的啊!”

“孙先生,你说的有一方面的道理。”毛泽东辩论着,他列举了种种理由,说明革命在中国终会成功,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必定实现。

“哦,哦,”孙俚工含糊地答应着,“你说的好像也是啊!那让我再想一想吧。”

第二天,孙俚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。毛泽东拆开一看,那是一首词,是对他进行友爱的劝导的。这首词的全文现在已经无从觅到了,只有那结尾的两句,却辗转相传,保留了下来。那就是:“急回首,莫待明天。”

毛泽东当下仔细看过,紧蹙的眉头不一会也就舒展开来了。他知道,孙先生是那种爱国心切,但又有些趋向调和和改良的热血青年。他想,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,孙先生这样的人是终会彻底觉悟的。

孙俚工和毛泽东的交情,却仍然一如既往。毛泽东除了照旧去听孙先生的讲课以外,还每每将所写的字送去请教。他是极为勤奋用功的人,加上资质颇高,很快就写得一手出色的“行草”了。孙先生常向其他同事夸他说:“聪颖如毛润之,实为少见!闲来学书,一经点化,便能挥洒自如,笔底飘逸俊秀,且有他自己的风格了。”

四

1922年,孙俚工离开长沙。他先去宁、沪任教,尔后又用稿费留学日本,进东京上智大学研究法国文学,除了继续编著之外,并开始从事翻译。

1928年孙先生归国,与西湖艺术院女生王梅痕结婚后,先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,后又入南京国立编辑馆任编辑两年,尔后辞职专事著述。

三十年代前半期这一段时间,是孙俚工先生著述丰盈的黄金时期。他的小说集《海的渴慕者》、《生命的伤痕》以及《东方美

术史》、《中国古代文艺论史》、《文学概论》、《中华词选》、《中华诗选》、《诗的原理》、《中国经学史》和多种国文课本,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。这段时间,与他交往甚密的是夏丏尊、叶圣陶、郁达夫、刘大白、沈雁冰、郑振铎等文坛巨擘。

这段时间,他和毛泽东也曾有过几次书信往来。

到了抗战前夕,战乱频仍,宁、沪等地不得安宁,孙先生乃携眷入川,来到成都,任华西大学教授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辞去华西大学职务,1940年迁居重庆,受聘为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参事,并被委为监察委员。1944年解除职务后,他编著了《抗战史料丛书》。

五

寒来暑往,时光飞逝,转眼又迎来了抗日的胜利,分别23个春秋的毛泽东与孙俪工终于又晤面了。

1945年8月,为了争取和平,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,团结和教育人民,毛泽东竟接受蒋介石的邀请,飞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来了。当重庆的报纸披露这条特大新闻时,群众的情绪是何等的激动啊!

孙俪工此时的心情却更复杂,除了忧国忧民以外,他还在

一辆小汽车上我们家来了,想必又是你的客人罗。”

孙俚工听说迎出门去,只见一辆军用吉普已在门口停下。车门开处,早已走下三个人来,一色灰布军装,身材魁伟,气宇轩昂。孙先生不禁失声叫了出来:

“啊,润之……主席!”他叫着,朝为首的一人迎了过去。

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呵呵大笑,向后面的人介绍道:“这就是我在一师的老师孙俚工先生!”说着,又指着身旁那浓眉大眼、身板结实的一位介绍道:“这是周恩来同志。”又指着身后那面目清瘦、身体羸弱的另一位介绍说:“这是王若飞同志。”毛泽东同志握着孙俚工的手久久不放。三人都说:“孙先生,我们来重庆好几天了,今天才抽空前来拜望,抱歉之至!”

孙俚工慌忙把客人让进书房,千言万语,此刻竟不知从何说起了。

只见毛泽东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卷,递与孙先生说:“这是俚词一首,自己涂鸦,送与先生。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?在一师时,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,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呢。”

“太好了!”孙俚工双手接过纸卷说,“主席,你戎马倥偬,日理万机,还能忙里偷闲,不忘书法艺术,真是难能可贵呀!”

纸卷打开了,是一幅横轴。只见满纸笔走龙蛇,字字宛如活物;一片瀚墨淋漓,感到顿生奇趣。孙俚工略一端详,不禁忘情地喊道:“好!好!仿古而不泥于古,尽得古人神髓,而又能以己意出之!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。况您由行而草,竟能卓然自树一格,真不简单!主席,您笔底自由了!”孙先生说着,眯起双眼,看得如醉如痴。

这横轴,写的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那一首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……”

待到这首《沁园春》在重庆的报纸上一经发表,立即轰动了整个大后方的中国土地。

且说当时,周恩来、王若飞同志也凑过来一起欣赏。看了毛

泽东的横轴,又看书房中挂的孙徕工先生书的条幅,不住地频频点头称赞。

孙徕工知道,周恩来和王若飞也是造诣很高的诗人和书法家,今日如此评价自己,不禁激动得眼里噙满了热泪。良久,乃说:“孙某老大无能,技艺荒疏,不胜惭愧!入川以来,涂鸦之笔,虽曾几次展出,实属不堪。惟近日与画家许太谷联合举办之书画展览,似稍可入目。现今展览尚未结束,主席如能光临赐教,则私心荣光无比矣。”

毛泽东听了点头。可惜,后来他未能得暇前去看这个书画展览。

当时主客数人,从书法谈到文学,再谈到别来生活情况,又谈到当前国共合作形势……畅叙两小时之久,毛泽东等才辞去。

过了数日,毛泽东在红岩村举行酒会,特发请柬,宴请了孙徕工先生。

那些日子里,孙徕工往往长夜难眠。二十余年往事一齐涌上心头,乃铺开素笺,研墨挥毫。忆往昔生涯,叙离情别意,忏悔昔日思想之错误,憧憬革命未来之美景……将千种情怀,万般感慨,一齐倾于笔端,不觉写成长诗一首:

毛公天下春 风雨铿锵国安民。

存者星散死木拱，廿五年来变迁酷。
君家五柱亭亭立，愧我七儿尚鹿鹿；
生逢险峨几沧桑，犹幸此身老穷蹙，
穷蹙此身可奈何，遽然更觉宇宙促。
辗转话偏多，爱国心尤切；
和平民主救中国，君志如山意如铁；
多君此志若云天，民族光辉天下杰！
吁嗟乎民族光辉天下杰，望君永保此令节；
手挽乾坤成大业，千古青史垂鸿烈！

孙俚工把这首长诗标题为《喜毛润之兄过访》，又用行书细心写了，另附一信，约请主席吃饭，然后叫出随他一起做事的亲戚胡泽勋来，嘱他一齐送到毛泽东的住处。

翌日，毛泽东的回信来了。一只牛皮纸大信封送到孙俚工的案头。孙俚工、孙九锡、胡泽勋和孙夫人等一齐围了拢来，看见那土赭色的竖式信封上，印着深红色的粗框和“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”的字样。那酣畅浓黑的毛体字除了写着收件人地址姓名外，还写了“毛泽”两个大字：

本市小龙坎大石坝一号
孙俚工先生
毛泽

孙先生连忙打开来看，只见那毛边的红格直行纸上，用核桃大的一个个毛笔字写着：

俚工兄：

惠我诗篇，感且不尽。约吃家乡饭，更领盛情。你的好意，永远记在心里。事冗不克再晤领教，惟有俟之异日。

敬颂

道安！

毛泽东
十月七日

此信迄今未发表,原件现存中共中央办公厅。

就在毛泽东写信后的第三天,国民党反动派被迫同中共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。之后,毛泽东匆匆飞返延安,孙俚工先生赶到机场送行。

詎料二人机场一别,从此竟成永诀。

六

孙俚工先生在重庆迎接了四川的解放。1950年,他携眷返回湖南,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次年5月,被聘为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委员。

这一时期的孙俚工先生,精神振奋,感到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1951年冬,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湖南的土地改革运动,在零陵柘塘乡工作了85天,使他受到极深的教育。回校后,奋笔写出了《我的热泪在不断地流》一篇散文,倾诉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愤恨和对共产党、毛主席的热爱之情。

1951年,孙俚工还撰写了另一篇论文——《“五四”运动的